北大藏秦简《祠祝之道》初探

田　天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摘　要: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的《祠祝之道》篇,由一块竹牍与六枚竹简组成,竹牍竹青面写有“皆祠祝之道勿亡”数字,因此命名为《祠祝之道》。简文内容可分为祠道旁、为蚕事祭祀,及祠艘三部分。北大秦简《祠祝之道》,不涉及时日选择及行事宜忌,主要讲述祭祀的操作方法、祝祷之辞,这在出土秦简中是比较特别的。《祠祝之道》既是一种特别的文献种类,也使我们对秦代祠祭活动的对象与操作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关键词: 北大秦简;祭祀

中图分类号:K 87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2-0037-06

在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可归入“祠祝类”文献的有三种,分属于三卷。它们分别是属木简卷甲的《白囊》、属卷四的《祓除》和属卷六的《祠祝之道》①。本文介绍的《祠祝之道》从形制上看,可分为两部分:竹牍一枚,竹简六支。竹牍竹青面写有“皆祠祝之道勿亡”数字,因此命名为《祠祝之道》。

一、《祠祝之道》的编连

北大秦简入藏时,被整体包裹在黑色淤泥中,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室内发掘清理②。当时所见的原始堆积状况,基本能够反映竹简最初的放置位置及编连情况。根据室内发掘的情况,《祠祝之道》可分为三组:竹简 06－001～06－004、竹牍 K－001、竹简 L－001、L－002,下文将分别介绍。

室内发掘中,在清理了属第一大层的卷三后,发现卷三下西侧③叠压的 4 枚连续编连竹简,长度与周围竹简不同,有字的一面向下。发掘者将其标记为卷六,这就是以“祠道旁”开头的四枚竹简。每简长约 27 厘米,宽约 0.6 厘米,有三道编绳,简背存有划痕。(参见《清理简报》图九)这四枚竹简自南向北被依次编号为 06－001～06－004。除 06－001 略有移动外,其余三简排列整齐,中间一道编绳保存相当完整,下端编绳也有残存,可以证明 001 至 004 即原简编连顺序。(参见《清理简报》图一〇)

卷六下叠压竹牍一枚,编号为 K－001,写有较多文字的竹黄一面向上。这枚竹牍长约 34.4 厘米,宽约 1.7 厘米,皆大于上述以 06 编号开头的四简。但竹牍上存有清晰的三道编痕,编痕间距皆为 12 厘米左右,与上述四简完全一致。经最初整理后,陈侃理已经指出:“竹牍上原有三道编痕,原应是与竹简卷六合编在一起的。”④从编痕

收稿日期:2014-12-20

作者简介:田天,女,山东青岛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0&ZD090);北大秦简牍的入藏与整理得到冯燊均国学基金会资助。

① 陈侃理:《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文物》2012 年第 6 期。关于《祓除》的简介可参见田天:《北大秦简〈祓除〉初识》,《简帛》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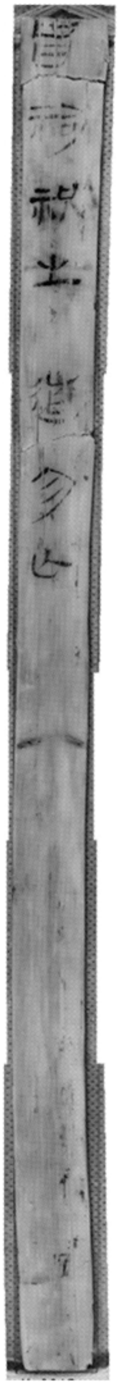
②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清理简报》,《文物》2012 年第 6 期。北大秦简牍室内发掘情况皆引自此文。下文不再一一注明,引用时简称为《清理简报》。

③ 根据《清理简报》,为便于清理,发掘者将简牍整体置于一长方形白色塑料箱中,入箱后,简牍整体的方向与位置不再调整。塑料箱长边正东西向、短边正南北向放置。本文凡提及北大秦简室内发掘的放置方向,皆以此为准。

④ 陈侃理:《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文物》2012 年第 6 期,第 93 页。

位置、叠压关系及书写内容来看,这种推测是合理的。基于这一认识,此牍竹青面“此祠祝之道勿亡”可用于为全篇命名。这种简、牍合编的情况,似尚未见于其他秦简,值得关注。

L-2 L-1 6-4 6-3 6-2 6-1



k-001B

K－001 下叠压木牍 M－009,即《泰原有死者》[①]。在提取卷六、K－001、M－009 之后,发现零散简两枚,有字的一面向上,当时未确定归属,故编号为 L－001 和 L002。(L 代表“零”,参见《清理简报》图一一)这两枚竹简,长约 27 厘米、宽约 0.6 厘米,有三道编痕,简背存有划痕。形制、字体以及编痕位置都与前述编号以 06 开头的四枚竹简完全一致,内容性质相同,应属同一卷。这两枚竹简可能因被竹牍 K－001 和木牍 M－009 阻隔、编绳断烂而发生位移,脱离了前四枚简。从室内发掘的位置关系来看,此两简原应紧接在编号以 06 开头的四枚简之后。L 号两简发掘时所编编号 001 与 002,即此两枚简的正确编连顺序。

综合以上信息,可以推断,《祠祝之道》由竹牍 K001 和 6 枚竹简组成,编连顺序为 K001—06－001～004—L－001～002。除竹牍 K001 外,六枚竹简的背后皆存有划痕。不过,如果按照前述顺序编排,则除 L001、L002 两简外,其余划痕不能完全相连。考虑到室内发掘时发现的叠压、排列关系,特别是以 06 开头编号的 4 枚竹简的编绳痕迹,前述编连应较可靠。这也说明,在尚未完全探明划痕与竹简制作、书写之间的关系时,简背划痕只能作为竹简编连的参考因素之一。

二、《祠祝之道》内容简介

按照上述编连,下文试对《祠祝之道》的内容略作介绍。

竹牍 K－001:竹青面写有“皆祠祝之道勿亡”七字。竹黄面文字残损严重,从残存的情况看,牍上原写有两行文字,两行皆残去一半以上字迹。第二行文字结尾处为“布席桑下,东卿(嚮)”,应是讲述祠祭的具体仪式。竹牍文字结尾处下有留白,可见竹牍文字自成一段,不与竹简连读。因竹牍黄面文字残损较多,还需后续研究,本文主要介绍本篇六枚竹简的内容。

06－001、06－002、06－003 三枚竹简皆为整

① 详参李零:《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简介》,《文物》2012 年第 6 期。

简,通栏书写。06－003 简最后一字下留有空白,可看作一章的结尾。简 06－001 以"祠道旁"开头,为方便起见,可暂将这几枚竹简称为"祠道旁"简。简文如下:

祠道旁:南卿(嚮)二席,₌(席)腏(餟),合東卿(嚮)、西卿(嚮)各一席,₌(席)三腏(餟)。召曰:"大尚行主、少尚行主,合三土皇。(06－001)"

神次席。御吏(事)皆捧(拜)。乃腏(餟)。上湯(湯)腥(饌),即腏(餟)席後,腏(餟)各如其席前。宰尊所各一腏(餟),席一沮(俎)。ʟ龍己酉,(06－002)

用,生者皆有疢。其炊所皆有五腏,₌(腏)已祠而燔之。欺(期)一上酒,四上而濡。(06－003)

"祠道旁"仪式也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为讨论方便,先全文引用如下:

行行祠:行祠,東行南〈南行〉,祠道左;西北行,祠道右。其謞(號)曰大常行,合三土皇,耐為四席,席叕(餟)其後,亦席三叕(餟)。其祝一四五曰:"毋(無)王事,唯福是司,勉飲食,多投福。"一四六

北大秦简中的"大尚行主","尚"为主管、执掌之义,亦即上引睡虎地秦简中的"大常行"。睡虎地秦简中还有神名曰"常行"①,可见此为秦人常祭的道路神或曰行神。"尚行"或"常行"神未见于传世文献。北大秦简中的"少尚行主"未见于其他出土文献,应与"大尚行主"同为道路神,次后者一级。"三土皇"也见于睡虎地秦简,身份不详。常行(尚行)神与三土皇合祭,看来是秦人"祠道旁"相对固定的仪式。"召曰",前引睡虎地"祠道旁"简作"謞(號)曰",此处姑不破读。

06－002 简之所谓"神次席"之"次席",也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马禖篇②:

四廄行:"大夫先𢼸兕席,今日良日,肥豚清酒美白粱,到主君所。主君笱屏詷馬,敺(驅)其央(殃),去一五七背其不羊(祥)……。"一五八背③

上引文中之"兕席",郭永秉改释为"次席",认为指《周礼》五席中之"次席"④。下文 L－002 简中也有"神皆次席"之语,可证郭永秉的改释正确。简文中的"次"应为动词,训为"即""就"⑤。所谓"神次席"或"神皆次席",都出现在呼唤神灵的名字之后,或可理解为召唤神灵下降,等待神灵至席上之后,便可展开祭祀活动⑥。

"宰尊所各一腏(餟),席一沮"。沮读为"俎"。《礼记·月令》"其祀行,祭先肾",郑玄注曰:"行在庙门外之西,为軷壤,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祀行之礼,北面设主于軷上,乃制肾及脾为俎,奠于主南。又设盛于俎东。"⑦一般而言,餟祭祭祀地位相对较低的神祇,设俎、豆祭祀的神祇则地位略高。如《史记·封禅书》所载秦畤之上,除太一神外:"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餟食群神从者

① 《日书乙种》简 144:"行祀:祀常行:甲辰、甲申、庚申、庚申、壬辰、壬申,吉。毋以丙、丁、戊、壬☐。""行祠""行行祠"皆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43 页。

② 按马禖为整理者的定名,刘乐贤认为应定名为"马禖祝篇",陈伟也认同这一定名。参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9 页;陈伟:《睡虎地秦简日书〈马禖祝〉校读》,《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228 页。

④ 郭永秉:《睡虎地秦简字词考释两篇》,《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9—232 页。

⑤ 《尚书·康诰》:"勿庸以次汝封。"孔《传》:"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尚书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04 页中栏。)此条材料承郭永秉先生告(2014 年 11 月 29 日私人邮件),在"秦简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 年 12 月 6－7 日,长沙)上,刘钊先生也提出了相同的训释意见,谨致谢忱。《史记·酷吏列传》:"[杜周]外宽,内深次骨。"《集解》引李奇:"其用罪深刻至骨。"《索隐》曰:"次,至也。"《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153 页。

⑥ 如果按照这种理解的话,前引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之"马禖"篇之"大夫先𢼸"之"𢼸",还是很有可能如整理者所言,是"牧"字之误。周家台秦简"祠先农"简中,以"农夫"称呼先农神,此处的"大夫"是否也有可能是对所祀神祇的称呼,即召唤大夫、先牧神次席后,再祝以"今日良日,肥豚清酒美白粱"等祝语。

⑦ 《礼记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 1380 页下栏。

及北斗云。”①秦简中“祠道旁”的仪节未必可与《礼记·月令》祀行神的仪式模拟,但祭祀中席上设俎,是有可能的。“宰尊所”意义不详,“尊”或可读为“奠”。考虑到后文有“各一腏(餟)”之语,也有可能当断为“宰、尊所”。

“席一沮”后有一句读符号“ ␣”,与下文“龙己酉”云云断开。

“龙”即禁忌、避忌之义,多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②。“龙己酉”以下,可理解为,上述祭祀应避开己酉日,如在该日祭祀,则会使所有人患上疢疾。

06 - 003“即腏席后,腏各如其席前”,前引睡虎地《日书》乙种中有“席餟其后,亦席三餟”之语,整理者认为可解释为“每席均餟祭于席后,每席餟祭三次”。整理者还给出另一种断句,曰:“席餟,其后亦席,三餟。”从本简的内容来看,可能前一种解释更为合理。所谓“即餟席后,餟各如其席前”,指祝祷先于席前行餟祭,上汤馔后,再于席后行餟祭,形式与前之餟祭相同。

“其炊所皆有五餟”云云,指在烹饪的处所五行餟祭,完成祭祀之后燔烧祭余。前引《史记·封禅书》所载甘泉泰畤祠祭方式,也提及“已祠,胙余皆燎之”③,或可作一旁证。此处或许是说若祭祀未避开己酉而染上疢祭,应如何处理。

“欺一上酒”之“欺”或读为“期年”“期月”之“期”,唯以情理揆之,这一祭祀无法持续四年或四月之久。这里的“期”可能指一昼夜,《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叔孙旦而立,期也。”杜注:“从旦至旦为期。”④即此。

以上三简,皆属于“祠道旁”的祭祀仪式。已知出土文献中与出行相关的,多讲出行宜忌或时日选择。言及具体祝祷仪式与流程的,只有睡虎地《日书》⑤与北大秦简。

自 06 - 004 简以下,另起一段。06 - 004 与 L - 001 可以连读,似指在室内进行祭祀活动。06 - 004 简下残 1 厘米左右,约残去一字,L - 001 为整简。简文曰:

前入蠶,毋令鼠居内中:以脯一朐、酒半桮、黍粟七分升一,即西北陬,腏(餟)脯,祝曰:“啻女將下作,三(06 - 004)

旬而去。若肥(徘)回(徊)房(彷)皇(徨)於壄,湯(倘)勿與相妨,吾多成,齊(齎)子類糧,即取黍粟,腏(餟)室中宂(L - 001)。

所谓“入蠶”,也见于睡虎地《日书甲种》简九四正贰:

蠶良[日],庚午、庚子、甲午,五辰,可以入。五丑、五酉、庚午,可以出。⑥

入蚕即指蚕事开始。

“脯一朐”,也见于里耶秦简:

卅五年六月戊午朔己巳,庫建、佐般出賣祠窨餘徹脯一朐於□□□所,取錢一。Ⅰ8 - 1055 + 8 - 1579⑦

这两枚简记载的内容,是为顺利开始蚕事所做的祭祀活动,主要目的是使老鼠不要扰乱蚕事。其祭祀与前后以布席餟祭的方式不完全相同,需置干肉、酒、黍粟等祭品。其祝祷辞直接对鼠而言,呼其为“若”,言“帝女”将下临作业,三旬方去。嘱鼠于这段时间中勿居于室中,且游荡于野外。并许诺若鼠不相妨害,则有所成后,必予其粮食。

①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 1394 页。

② 关于“龙”字的解说,可参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龙”字试释》,《简帛文献数术探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4—98 页。

③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 1394 页。按古书中“燎”多指燎祭,是一种高等级祭祀方式,这里并非说北大秦简中的祭祀使用了燎祭,仅指两种祭祀后焚烧祭余的情况可以互参。

④ 《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 2101 页下栏。

⑤ 关于睡虎地秦简中与出行有关的内容,可参见刘增贵:《秦简〈日书〉中的出行礼俗与信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2 本第 3 分,2001 年,第 503—541 页。工藤元男著,广濑薰雄、曹峰译:《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第六章《先秦社会的行神信仰和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88—237 页。

⑥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194 页。

⑦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69 页。原文将逗号标于“所”字之后,现据刘乐贤文将“所”字属前读。参见刘乐贤:《谈秦汉文献中“所”字的一种用法》,《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136—140 页。

祭祀的最后一步,才是以黍粟餟祭于室中。

至于简文中提到的“帝女”,是与蚕桑有关的神灵。《山海经·中山经》宣山上有“帝女之桑”,郭璞注曰:“妇女主蚕,故以名桑。”袁珂以郭注未谛,引《太平御览》卷九二一引《广异记》云:“南方帝女学道得仙,居南阳崿山桑树上,赤帝以火焚之,女即升天,因名曰帝女桑。”①《艺文类聚》卷八八引郭璞《帝女桑赞》曰:“爰有洪桑,生滨沦潭。……园客是采,帝女所蚕。”②可知郭璞另有所据,未必遽以《广异记》为是。虽然未能完全探明“帝女”的身份,但这是一位与蚕桑有关的女性神灵,应无可疑③。

“類糧”之“類”,刘乐贤认为即“穎”,读为“糜”。糜粮,即后文所言“黍粟”④。周波认为可读为“糗”⑤。

L－002 为整简,从文义来看,与前两支简未必有直接联系,可视为另起一段。简文曰:

楼:南鄉一廣₌,(廣)二腏(餟),楼中九腏(餟)。召曰:楼咎(皋)皇。神皆次席,捧(拜),乃腏(餟),上湯(湯)。欺(期)用。(L－002)

楼字见于《说文》,为船只总称⑥,也多见于里耶秦简。本简是以楼为对象的祭祀,应与水路出行有关,可暂名为“祠楼”简。

“廣”,涵义不详,很可能是“席”字之误。楼咎(皋)皇的身份不明,可能与大尚行主、少尚行主、三土皇等相似,是与船只或水路出行相关的行神。祭祀的具体操作,与前“祠道旁”简有相似之处,亦有设席、召请神明、举行餟祭等几个环节。唯除在船只旁置席祭祀外,还需在船中进行餟祭。虽然秦简中关于行船的内容已经发现了不少,但相关祭祀则罕有发现。仅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中有关于行船的禁忌,如:

丁卯不可以船行·六壬不可以船行·六庚不可以行。一二八背⑦

北大秦简中的祠楼简,是第一次在秦简中发现与水路出行有关的祭祀操作,这使我们对秦人的出行祭祀乃至整个祭祀系统有了更多的了解。

最后,还有必要将《祠祝之道》看作一个整体进行认识。北大秦简《祠祝之道》,不涉及时日选择及行事宜忌,主要讲述祭祀的操作方法、祝祷之辞,这在出土秦简中是比较特别的,也使我们对秦代祠祭活动的对象与操作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目前为止,秦代的与信仰相关的文献已有不少发现。这些文献以日书类为主,内容多为选择术。祝祷类的内容也有一些发现,不过,这些内容与日书或其他文献杂抄。如睡虎地将祠行神的内容杂抄于《日书》中,周家台则将这类内容与病方杂抄。因此,学者多将这一类祠祭祝祷的内容,视为日书的一部分。除《祠祝之道》外,北大秦简中也有数种与信仰相关的书籍,如《日书》《祓除》等等。但《祠祝之道》独立于其他几种书,自成一卷。竹牍 K－001 还明确表示,其内容即为“祠祝之道”。祠祝书单独分出一类,在出土发现的秦简中,是比较特别的现象。也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一类文献有更清晰的认识。

这卷以祠祝仪式为主题的书中,“祠道旁”与“祠楼”都与出行有关。将与出行有关的祠祝类书籍单独放置,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和其日常工作有关。北大秦简中同出的还有属卷四的《道里书》,它主要记录江汉地区的水陆交通路线和里程,还包括不同季节“重船”“空船”分别逆水上行

---

① 袁珂校注:《山海经》,成都:巴蜀书社 1996 年版,第 208 页。
② 《艺文类聚》卷八八《木部上》“桑”条,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24 页。
③ 张平子《南都赋》中亦提及“帝女之桑”,《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2008 年版,第 74 页下栏叶 284。可见“帝女”与“桑”的关联。
④ 刘乐贤老师 2014 年 11 月 21 日私人邮件。
⑤ “秦简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 年 12 月 6—7 日,长沙)上承周波先生告。
⑥ 《说文解字》卷六上,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124 页下栏。
⑦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225 页。

和顺水下行的日行里数①。这一发现,在出土的秦汉简牍中也是比较特殊的。这大概可以说明,出行特别是行船可能是墓主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②。《祠祝之道》中的主要内容与出行有关,恐怕不是偶然现象。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应当重视同一墓葬出土书籍之间的联系。如果上述推测能够成立的话,也有可能对进一步思考《祠祝之道》随葬的用途有所帮助。

总之,北大秦简《祠祝之道》篇幅很短,却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它提供了数种秦代祠祭的具体方法,编连方式也比较特殊。其内容中还有一些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地方,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附记:本文草成后曾先后请刘乐贤、郭永秉两位先生指正。本文在"秦简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后,得到刘钊、周波两位先生的意见。谨致谢忱。)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Text Entitled *Ways of Sacrifice*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Tian Tian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he text entitled *Ways of Sacrifice*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was inscribed on a bamboo piece and six bamboo slips. On the back of the bamboo piece, several characters were inscribed in the sense that "these are all ways of sacrifice, and do not discard them". So this text is entitled *Ways of Sacrifice*. This text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of which the first one deals with the sacrifice ceremony of *Ci Dao Pang* (祠道旁); of which the second one deals with the sacrifice ceremony for silkworm - keeping business; and of which the third one deals with the sacrifice ceremony for ship starting. The text *Ways of Sacrifice* does not involve the choice of a proper date, nor does it involve the suitability and taboo of doing things. It focuses on the operation of sacrifice ceremonies and the prayers used in sacrifice ceremonies. This is unusual in the known unearthed Qin bamboo slips. The text *Ways of Sacrifice* is a special type of documents, which can help us to have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s and operation of the sacrifice activities in the Qin Dynasty.

Key words: Qi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sacrifice

①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 年第 6 期;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出土文献(第四辑)》,上海:中西书局 2014 年版。

② 辛德勇认为,墓主人应该是参与粮食等物资转输管理事务的一位基层官吏。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性质和拟名问题》,《简帛》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